

心之罪

克莉絲蒂一生非寫不可的六個愛的故事



# Agatha Christie

## 愛的重量

*The Burden*

阿嘉莎·克莉絲蒂 著 柯清心 譯

當愛落入「自卑」之手 該如何才能加以救贖？

愛的重量／阿嘉莎·克莉絲蒂 (Agatha Christie)  
著；柯清心譯.--初版.--臺北市：遠流，2012.10  
面；公分.--(心之罪)  
譯自：The burden

ISBN 978-957-32-7052-2 (平裝)

873.57

101016780



## 愛的重量

作者／阿嘉莎·克莉絲蒂 譯者／柯清心

主編／賴佩茹 副主編／陳懿文  
編輯／余素維 特約編輯／楊憶暉  
封面、內頁設計／邱銳致 企劃經理／金多誠  
出版一部總編輯暨總監／王明雪

發行人／王榮文

出版發行／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／台北市南昌路2段81號6樓

電話：(02)2392-6899 傳真：(02)2392-6658 郵撥：0189456-1

著作權顧問／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／董安丹律師

2012年10月1日初版一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1295號

定價／新台幣280元 (如有缺頁或破損，請寄回更換)

有著作權，侵害必究 Printed in Taiwan

ISBN 978-957-32-7052-2

遠流博識網 <http://www.ylib.com> E-mail: [ylib@ylib.com](mailto:ylib@ylib.com)

遠流謀殺天后 AC 粉絲團 <http://www.facebook.com/ylib.AC2010>

The Burden

Copyright ©1956 Rosalind Hicks Charitable Trust.

Complex Chinese copyright © 2012 by Yuan-Liou Publish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Agatha Christie, a Mary Westmacott novel. (本書係阿嘉莎·克莉絲蒂以瑪麗·魏斯麥珂特之名發表)

名家  
推薦

- 這不是導讀，也不是序，只是一點點閱讀的感觸 吳念真 6
- 「心理驚悚劇」的巨大實驗 詹宏志 10

名家  
導讀

- 比克莉絲蒂更貼近克莉絲蒂 楊照 11
- 推理之外的六把情火，照向浮世男女 鍾文音 16

序幕 24

特別  
收錄

-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|-------|-----|
| 第一部           | 蘿拉      | —— | 一九二九年 | 28  |
| 第二部           | 雪莉      | —— | 一九四六年 | 74  |
| 第三部           | 陸維林     | —— | 一九五六年 | 156 |
| 第四部           | 一如初始    | —— | 一九五六年 | 224 |
| ● 瑪麗·魏斯麥珂特的祕密 | 露莎琳·希克斯 |    |       | 252 |



克莉絲蒂一生非寫不可的六個愛的故事 2

Agatha  
Christie

# 愛的重量

*The Burden*

阿嘉莎·克莉絲蒂 著 柯清心 譯



名家如獲至寶

推薦（依姓名筆畫排序）

吳念真 知名導演、作家

詹宏志 PChome Online 董事長

楊 照 知名作家／評論家／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

鍾文音 知名作家

Agatha Christie



名家  
推薦

- 這不是導讀，也不是序，只是一點點閱讀的感觸 吳念真 6
- 「心理驚悚劇」的巨大實驗 詹宏志 10

名家  
導讀

- 比克莉絲蒂更貼近克莉絲蒂 楊照 11
- 推理之外的六把情火，照向浮世男女 鍾文音 16

序幕 24

特別  
收錄

-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|-------|-----|
| 第一部           | 蘿拉      | —— | 一九二九年 | 28  |
| 第二部           | 雪莉      | —— | 一九四六年 | 74  |
| 第三部           | 陸維林     | —— | 一九五六年 | 156 |
| 第四部           | 一如初始    | —— | 一九五六年 | 224 |
| ● 瑪麗·魏斯麥珂特的祕密 | 露莎琳·希克斯 |    |       | 252 |



名家  
推薦

(依姓名筆畫排序)

這不是導讀，也不是序，只是一點點閱讀的感觸

——吳念真 知名導演、作家

阿嘉莎·克莉絲蒂的書迷遍及兩、三代數億的人口，而我承認自己只是其中極其平庸的一個。

平庸的證據之一是，每回出國前都不會忘記在隨身行李中塞進一、兩本她的書，但總要在飛機上或旅館中看完幾頁之後才猛然發現：搞什麼，這一本不是多年前就早已看過？

是，依稀看過，但結果是一路讀下來卻依舊樂趣無窮。內容大部分已然遺忘的，讀起來彷彿又是一本新書，內容記得的，則在翻閱書頁的過程中伴隨著起伏的記憶，總會難以避免地想起第一次讀到這個故事時的過往時日，以及當時的點點滴滴，一如

一首老歌在耳邊輕輕響起。

時光飛逝，眨眼間遠流出版公司推出克莉絲蒂的推理全集至今已將近十年，且不在這之前已陸續讀過這位「謀殺天后」的人，即便對當時才開始接觸克莉絲蒂的讀者來說，想必也無法否認那一個一個的故事也已經都是老歌一首了。

記得推理全集出版的當年許多人都撰文推薦，包括金庸先生。他說：「閱讀她的小說，在謎底沒有揭露前，我會與作者鬥智，這種過程令人非常享受。」這是高手之言。然而對一個單純的讀者來說，詹宏志先生說得準確，令人會心，他說：「整個世界對聽這些故事如此熱情，他們捨不得睡覺，每天問後來還有嗎？還有嗎？永遠不肯離去。」

克莉絲蒂……還有嗎？你是否也曾這樣問過，一如全世界不同世代的許多讀者？正如金庸先生曾說過的，克莉絲蒂的「佈局巧妙，使人完全意想不到！」她果然還有。

我們無法想像一九三〇年代當阿嘉莎·克莉絲蒂以一系列的推理小說開始扮演類似「《天方夜譚》」故事中每天說故事說個不停的王妃薛斐拉柴德」（詹宏志先生的形容）這個角色的同時，她以「瑪麗·魏斯麥珂特」這個筆名在二十幾年中寫下【心之罪】這六部風格完全迥異的小說，並且隱瞞作者真實的身分長達十五年之久。

或許大家都熟悉某些對跨界作家的描述，比如「左手寫小說，右手寫散文」或者「右手寫評論，左手寫詩」，但請原諒，我實在無法對阿嘉莎·克莉絲蒂和瑪麗·魏斯麥珂特這樣的「分身創作」給予一個準確的形容。

總要在讀完瑪麗·魏斯麥珂特這六部小說之後，才約略可以想像：啊，如果阿嘉莎·克莉絲蒂是幕前亮麗的角色，那麼瑪麗·魏斯麥珂特彷彿才是落幕之後她真實的自己。

如果前者是以無比的才華用一個一個精彩的故事取悅自己，迷醉讀者的話，後者則是在離開掌聲和絢爛的燈光之後，冷靜而誠實地挖掘自己內心深處所累積的種種疑惑和祕密，以另一種形式故事跟讀者交心。

這些小說裡不但真實地呈現阿嘉莎·克莉絲蒂童年的記憶以及一次世界大戰中她個人的經歷，甚至自己不圓滿的婚姻以及對家庭、情感的質疑，都能在其中找到蛛絲馬跡。



寫作最難的不是無中生有的虛構，而是最直接的自剖。

自剖對創作者來說有一首歌的歌名正是準確無比的形容：痛並快樂著。

一九四四年克莉絲蒂以瑪麗·魏斯麥珂特的筆名出版了《幸福假面》。

她在自傳中是這樣描述這本書的：「……我寫了一部令自己完全滿意的書（請注意『自己』這兩個字）。……這本書我寫了整整三天……一氣呵成……我從未如此拚命過……我一個字都不想改，雖然我並不清楚書到底如何，但它卻字字誠懇，無一虛言，這是身為作者的至樂。」

看到這樣的描述當下熱淚盈眶，相較於她或許沒有資格定位自己為寫作者，但在

某些文字形成的時刻裡，這樣的感覺……我完全都懂。



你將讀到的是瑪麗·魏斯麥珂特——那個真實的阿嘉莎·克莉絲蒂——推心置腹的六部小說。

讀完之後也許你還是會問：還有嗎？

我似乎只能這樣回答你了：虛構可以無窮，真實的人生卻唯獨一回。

## 「心理驚悚劇」的巨大實驗

——詹宏志 PChome Online董事長

人生的彼此傷害並不限於掠奪與謀殺；人際間的誤解、嫉妒、傲慢、背叛、猜忌，甚至是個人野心或感情的挫折與心碎，也都足以構成暴烈的衝突。

英國「謀殺天后」阿嘉莎·克莉絲蒂當然是編構謀殺情節的高手，但她人情練達，洞悉世情，早就看出人心險峻不限於謀殺，光是家庭裡、情人間的心底波瀾就足以讓任何一個故事驚心動魄，讓你像讀謀殺故事一樣屏息以待，心情跟著七上八下。她在生前曾經以化名瑪麗·魏斯麥珂特寫出這系列堪稱「心理驚悚劇」的巨大實驗，如今這些書回歸阿嘉莎名下，重新出版，不讀它無法全面了解謀殺天后的全貌。

名家  
導讀

(依姓名筆畫排序)

## 比克莉絲蒂更貼近克莉絲蒂

——楊照

知名作家／評論家／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

我們所熟悉的推理小說家阿嘉莎·克莉絲蒂曾經藏身在另外一個身分裡，寫了六部很不一樣的小說。

一九三〇年，出版克莉絲蒂推理小說的英國出版社，出版了一本名叫 *Giant's Bread* 的書（中譯《撒旦的情歌》），作者是 Mary Westmacott（瑪麗·魏斯麥珂特）。之後在一九三四年、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八年，這位魏斯麥珂特女士又出版了另外三本小說。再過一年，一九四九年，一篇刊登在《泰晤士報》週日版的專欄公開宣告：瑪麗·魏斯麥珂特其實就是克莉絲蒂。克莉絲蒂沒有出面否認這項消息，也就等於承認了。之後，即使大家都已經知道魏斯麥珂特就是克莉絲蒂了，還是有兩本書以這個

名字出版，一本在一九五二年，另一本在一九五六年。

為什麼克莉絲蒂要換另外一個名字寫小說？為什麼隱藏真實身分的用意破功了，她還是繼續以魏斯麥珂特的名字寫小說？

最簡單的答案：因為她要寫很不一樣的小說，所以要用不一樣的名字。藏在這個簡單答案底下有稍微複雜些的條件：

第一、因為克莉絲蒂寫的小說風格太鮮明也太成功，儘管到一九三〇年，她不過才累積了十年的小說資歷，卻已經吸引了許多忠實的讀者，在他們心目中，克莉絲蒂的名字就是精彩推理閱讀經驗的保障，克莉絲蒂和出版社都很了解這種狀況，他們不願意、不能冒險——如果讀者衝著克莉絲蒂的名字買了書，回家一看，從第一頁看到最後一頁，卻完全沒看到期待中的任何推理情節，他們將會如何反應？

第二、克莉絲蒂的創作力與創作衝動實在太旺盛了。十年之間，她寫了超過十本推理小說，平均每年至少一本；推理小說不比其他小說，需要有縝密的構思、規劃，照理講是很累人的。但這樣的進度卻沒有累倒克莉絲蒂，她還有餘力想要寫更多的小說，寫不一樣的小說。



如此旺盛的創作力與創作衝動從何而來？或許我們能夠在魏斯麥珂特寫的小說中得到些線索。

第一本以魏斯麥珂特名字發表的小說是《撒旦的情歌》。小說中的男主角在備受

保護的環境中長大，自然地抱持著一種天真的人生態度。不過，接踵而來的大事：戰爭與婚姻，讓他迷惑失落了。和他那一代的其他歐洲青年一樣，他們原本對戰爭抱持著一種模糊而浪漫的想像，認為戰爭是打破時代停滯、提供英雄主義表現的舞台。但真實的戰爭，卻是無窮無盡不斷反覆、可怕殘酷的殺戮。

同樣地，真實的婚姻也和他的想像天差地別。婚姻本身無法創造和另一個人之間的親密關係，反而在日日相處中更突出了難以忍受、難以否認的疏離。

儘管他幸運地躲過了戰場上的致命傷害，可是家中卻接到了誤傳的他的死訊。他太太以為他死了，很快就改嫁。在憂鬱迷惑中，他遭遇了一場嚴重車禍，短時間內遺忘了自己究竟是誰。在失去身分的情況下度過一段時間後，他恢復了記憶，記起自己所有的不快樂，於是他決定乾脆放棄原本的人生，和過去切斷了關係，給自己一個新的名字，一份新的職業，變成了一個音樂家。

可以跟大家保證，整部小說裡沒有一點推理的成分。但如果我們對照這段時期中克莉絲蒂自身的遭遇，卻可以很有把握地推理出她寫這部小說的動機。

一九三〇年克莉絲蒂再婚，嫁給了在中東沙漠裡認識的考古探險家。邁向第二次婚姻的過程，想必給了克莉絲蒂足夠勇氣來面對自己失敗的第一次婚姻。她的第一次婚姻，在一九二六年，她三十六歲那年瓦解的。那一年，她母親去世，她必須去處理後事，並整理母親的遺物，她的丈夫卻無論如何不願意陪她同去。她的丈夫曾經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，是英國皇家空軍的飛行員。丈夫表示：戰場上的恐怖經歷，使得他徹底失去面對死亡傷痛的能力，他就是沒辦法跟她一起去。克莉絲蒂強撐著，孤單



地回到童年的房子裡，孤單地忍受了房子裡再也不會有媽媽在的空洞與冷清。

然而，等到她從家鄉回來，等著她的卻是丈夫的表白：他愛上了別的女人，一定要和克莉絲蒂離婚。連番受挫的克莉絲蒂失蹤了十一天，被找到後她說她失去了記憶，忘記了自己是誰。她投宿飯店時，在登記簿上寫的，果然不是她自己的名字，而是她丈夫的情婦的名字。

兩相對照，很明白吧！克莉絲蒂用小說的形式整理了自己的傷痛、婚姻的疏離與突然的離棄，另外她也明確給了自己一條生命的出路：換一個身分——當然不是換成丈夫愛上的情婦，而是換成一個創作者，創作出自己可以賴以寄託的作品來。

這樣高度自傳性的內容，無法寫成克莉絲蒂最拿手的推理小說，或者該說，如果添加了推理元素來寫成小說，那就無法保留具體經驗的切身性，為了這切身的感觸，克莉絲蒂非得把這些內容寫下來，即使必須另外換一個筆名，都非寫不可。



以魏斯麥珂特名字發表的第二本小說，是《未完成的肖像》，裡面有著同樣濃厚、甚至更加濃厚的自傳意味，就連克莉絲蒂的第二任丈夫都提醒我們：閱讀這部小說，對我們了解克莉絲蒂會有很大的幫助。小說主角希莉亞內向、愛幻想而且性格依賴，和《撒旦的情歌》裡的男主角同樣在封閉、受保護的環境中長大。然後她長大、結婚、有了一個孩子、開始寫作，接著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創傷。小說裡的細節和克莉絲蒂自己的生平有些出入，但小說中描寫的感受與領會，卻比克莉絲蒂在《克莉絲蒂